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政协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目 录

记福建解放前夕在游击队的一段经历	祝增华	(1)
忆解放前夕下垞村群众的战斗历程	叶祖铿	(6)
1945年3月夜袭小乌丘屿	刘浑生	(9)
国民党陈仪主闽时移民垦殖的回忆	罗文祥	(16)
奇袭涵江国民党交通银行目击记	章安铮	(19)
国民党莆田县临时参议会简介	蔡锦明	(22)
抗战初期黄埔军校西迁途中的所见所闻	周元芳	(25)
记莆田籍的福建革大同学	宋照宪	(28)
介绍原省立莆田中学高10组毕业同学的 一些事迹	郑景樵	(38)
莆田县供销合作社建立初期的回忆	朱鸿祚 郑兆树	(42)
梧塘供销社创建初期的忆述	郑甲麟	(50)
50年代莆田县扫盲工作的回忆	陈明辉	(53)
莆田盐场的起源与发展	戴金发	(56)
莆田中药加工炮制的沿革	呂达初	(60)
缅怀湖民叔祖	宋照宪	(67)
老来犹念作育师	蔡金耀	(75)
怀念著名地理科教师林永熙老师	吴文如	(78)
记林永熙先生治学二三事	郑大成	(83)

- 悼念陈金铭教授 黄渭铭 (90)
黄祖汉诗选 梓 集 (92)

记莆田三中接办后十年的巨大变化 林宗蕴 (96)

私塾与塾师 叶志武 (99)

游洋乡第一中心小学前身及其发展

的经过 林世亮 林军宇 (102)

梧塘私塾的概述 郑甲麟 (106)

清江小学创办及其沿革的记述 周元芳 (109)

记庄边旧膺养鸿捕鱼专业村 郑大成 (112)

解放前陈桥村水车和家具生产的回忆 陈金锁 (115)

走闯闽北的九峰冲沁“博浪鼓”

(附: 林外村的米烂) 郑甲麟 (121)

惠洋村的十音乐器 唐伯川 吴丕容 (124)

解放前集奎村“打棕绳”的概况 曾昭钦 (126)

林汝楠同志给莆田县志编委会的

一封信 陈长城 藏录 (129)

历史上东渡台湾的兴化人 林祖泉 康永福 (131)

记“龙舟之乡”——华东村 陈明辉 (135)

莆田岁时记 幼石 遗著 (137)

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的简述(二) 郑景樵 (137)

南日山记 蔡麟 藏录 (156)

史料四则 黄黎强 等 (159)

莆田清代以前部分人物表(四) 蔡金耀 叶景树 (163)

记福建解放前夕在游击队的一段经历

祝增华

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大军过江在即，中共闽浙赣省委于1949年2月在南平上溪组成了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同月，中共闽中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组成了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简称闽中司令部），司令兼政委黄国璋（从未到职）。6月，纵队司令员曾镜冰电示闽中支队派队伍北上南平迎接解放军南下。闽中支队副司令员陈亨源和副政委林汝楠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从闽中司令部警卫营调1个中队和1个排，从平潭县游击支队和福清县游击大队各调1个中队组成1个大队，1个警卫排，平潭县游击支队长高飞任大队长，闽中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蔡光周任大队政委，由祝增华和饶云山负责带队伍到南平。闽中支队北上队伍从莆田大洋出发，从永泰渡过大樟溪，到距离永泰大洋5公里地，民兵来报告：距我必经之路的左侧半公里大洋乡附近蔡下村蔡仕如的三层土堡内，有永泰县国民党民团1个排30余人，有机枪。

因发现有情况，队伍就地休息，中队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迅速北上，另有任务。为了赶路避免中途逗留，若民团不动，我们就走，必要时回来再收拾他们。若民团主动阻击我们前进，则由六中队负责主攻，四中队监视永泰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队，五中队留机动，选派3名民兵速去闽清，通知闽（清）水（泰）游击队长吴盛端监视闽清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根

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的打算是正确的，万一发生遭遇战，我们的战斗部署也比较周密。

队伍继续前进，我先头部队到达蔡下村对面路上，果然遭遇国民党民团阻击我们前进。我们立即按会议决定第二个方案行动，为了便于了解情况，大队部、五中队和警卫排首先选择占领在民团对面山上驻扎，六中队包围民团土堡。第二天发现土堡内的食用水是用毛竹从山上引进去的，就此，我们立即切断其水源。民团被我们包围三昼夜，以当时南平已解放的大好形势宣传为主，迫使35个民团全部放下武器投降。我们急于完成任务，就立即把民团各人的姓名、住地全部登记并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回家。

我们到达闽清与闽永游击队会合后，再到闽清十一都（现池园镇），听群众说芝溪河东有解放军，我们停止前进，在芝溪河西双芝（现池园）小学住下，派几个闽永游击队员过河去了解联系。解放军同志警惕性很高，由于互不相识，只许我们干部2—3人徒手过河，饶云山、蔡光周和我3人过了河，到达29军侦察营部，向接见我们的29军侦察科科长王建行，-87师260团参谋长李仲英，侦察营长刘建光、教导员张希平等说明来意。他们即与我们一一握手说：“请坐。”奇怪的是李仲英立即单独地询问蔡光周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等等，似乎对蔡的个人情况有些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不问敌情、民情以及如何继续南下等等关键性主题，而单问这些干什么？蔡讲到家里情况，厦大毕业，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工作，3月上山打游击。这时，解放军同志更严肃起来了。我才懂得他们是怀疑我们了，便相机立即插话：“我们是奉闽浙赣纵队司令曾镜冰命令，我负责带队到南平来迎接解放军南下的，想不到在此中途巧遇，非常高兴。我是闽中支队政治部主任，他（蔡）是党员，潜伏在省政府内工作，他家里劳力不足，有部分土地出租。他父亲是支持孙

中山先生革命的，现还健在，我闻中地委和闽中司令部现住在他家乡，他是我们忠实战友，请你放心。”同时，我自我介绍：我是浙江人，原在皖南军部教导总队部工作，皖变中被捕，1942年5月，从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暴动出来找到福建地下党，我们在皖南互相认识，并可互相证明的有：冯达飞、张国初、符确坚、杨采衡，陈云飞等等。……解放军同志听我详细介绍后，变严肃为高兴，当即笑容满面，李仲英第二次与我握手说：“对不起，我们在前面碰到过游击队，他们说这一路去要注意，小心，特务武装很多，假冒闽中游击队，所以我们更警惕。”这段经历，在30余年后的1986年，张希平从广州回大连经福州来看我，其中他说：“第一次在闽清与你见面时，我们是做好战斗准备，差一些要大打一仗的呢！”

解放军同志与我们商定南下时，我建议经三方同意，把国民党52军108师322团21营4连连长李尚盈不愿去台为蒋介石卖命，趁奉命去领枪枝弹药的机会，带领百余人从福清北上，5月在闽清找到闽永游击队，弃暗投明的部队归属解放军。我们知道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南下，为了加强闽、永两个县的支前工作，决定闽永游击队改建成闽清县大队，吴盛端任大队长，蔡光周留下任大队政委，警卫排留下归属闽清县大队，饶云山、高飞和四、六两个中队留在永泰。

我带领五中队和解放军南下，经永泰大洋乡到已成立红色政权的永泰梧桐乡，渡过了大樟溪到岭路乡。群众知道解放军来了都很高兴。我们一住宿下来，群众都自动发起送大米、猪肉等食物来欢迎和慰问解放军，尤其是在永泰大洋住宿时，周围村庄群众把大米、猪肉和其他食物挑来慰问解放军，还抬来12头活猪。解放军离开大洋，把活猪全部留下慰问后来的大批部队，在行军途中，每到一个村庄，群众端着一碗碗茶水给解放军喝，有的还

端着自酿的红曲米酒给解放军喝，解放军同志都说谢谢老乡，我们不会喝酒。

7月25日，解放军到达闽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莆田大洋，26日闽中支队召开1000余人军民大会，我在会上代表闽中地委、闽中支队全体指战员和大洋群众欢迎解放军老大哥，号召大家向解放军学习，进一步加强支前工作。闽中支队政治部文工团演出歌舞话剧。副政委林汝楠在别村治病，也赶来参加大会后即返回原地。27日陈副司令召开会议抽调人员，拟于28日配合解放军去福清、长乐执行侦察任务时，收到莆田城厢、福清东张联络站送来的情报，国民党交警总队、省保安团、县民团共同准备28日分几路围攻大洋。

我们请解放军同志开会共同研究对策，会议决定闽中游击队听从解放军统一指挥，陈副司令因身体关系，由他带领地委机关人员、支队司、政、后非战斗人员以及解放军电台和电台人员转移隐蔽，派天章区民兵分四路，通知在仙游的闽中支队参谋长康金树和永泰县大队长，要他们尽快选择目标主动出击把国民党军队拖住，通知福清、莆田两个大队长集中兵力快速向大洋靠拢。

我驻防在大洋外围福清、莆田两个方向的游击队，29日先后发现来犯之国民党军队，并投入战斗，我们边战斗边撤向永泰边境。当福清、莆田游击队到达大洋外围国民党军队背后，在解放军统一指挥下展开全面反击。在福清、莆田两路国民党军队中间村庄的民兵，30日夜间起了我们想不到的作用，造成福清两路国民党军队互相对打到天明，31日国民党军队仓惶逃退，共毙国民党军队19人，缴获步枪20余支、轻机枪1挺。我游击队伤4人，牺牲2人。

8月1日，陈副司令在大洋召开会议，决定由他亲自带领1个排和解放军去长乐，闽中支队副参谋长俞洪庆和福清游击队跟

解放军去福清。福清游击队和莆田一部分游击队配合85师254团于8月16日解放福清县。林汝楠、宋梅影和我与85师政治部主任张茂勋共同研究决定，成立福清县人民政府，县长俞洪庆。

闽中司令部从福清转移到涵江镇，林汝楠和我到29军军部请示下一步工作，接见我们的是军政委黄火星同志。他鼓励我们说：“听说你们游击队不少，我们部队说你们支前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这个地委有几个县？”林说：“有十几个县。”“泉州是不是你们的？”“从福州到厦门福厦路两侧都是。”“好大一块地盘噢！从这里到厦门支前有什么困难没有？”“估计不会有大的困难，有困难我们会克服，福厦路两侧都有党的组织，有游击队，有民兵，我们对各县党的组织和游击队都有布置，主要任务是支前，听从解放军指示，人员和物资满足解放军需要。惠安大米少，我们通知仙游县工委，把粮食集中到枫亭，支援惠安，也通知惠安县工委派人来枫亭联系运粮。”“这很好。”黄政委指示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他们要帮助去做，渡海作战没有船不行，你们要认真做好船民的政治思想工作，把海边的船控制起来，还要找一些会讲普通话的能当向导的人。”“游击队和民兵当中就有，我们回去就布置，黄政委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

1994年7月于福州

忆解放前夕下垞村群众的战斗历程

叶祖耀

下垞村，是中共莆田县委第一任书记陈国柱（廖华）的家乡，群众觉悟较高，掩护过不少地下革命同志，临解放前夕，是我闽中游击区对敌斗争的前沿。为此，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妄图作垂死挣扎，对下垞村进行了烧杀。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即乘胜南下。5月，我地下革命斗争进行了第三阶段“迎接会师”的战略阶段。中共闽中地委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迎接解放军大军南下。在此关键时刻，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妄图最后挣扎，以闽中七县（莆、仙、永、福、闽侯、长乐、惠安）划为“第四清剿区”，派50军148团搞所谓“治安管制”，并由“莆仙剿共”副司令洪青龙带1排宪兵驻莆，由原军统局驻闽高级将领林某派郑东辉等30名特务专驻莆田，配合黄玉树强化特务活动。同时，以鲍步超为旅长的交警第四旅驻扎涵江，紫建部队325师陈建镛、陈维金部驻扎荔城，从各方面“围剿”我游击队。

下垞村，在中共闽中地委领导下，张坤等同志根据地委指示，建立基层政权，抓紧支援前线，发动群众方面，筹备军需、柴火、粮食、草鞋等迎接大军南下；另一方面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抗捐、抗粮、抗丁（抽独子壮丁），反对“一甲一兵”，组织民兵保路（设岗防哨）等等。

1949年7月11日，国民党常太乡乡长王桂宗派乡警10余人，在班长黄文宗、温启明带领下，入侵下垞（当时属常太乡），一面佯称催丁催粮，一面侦察下垞的设岗设防情况，对此下垞村群众，特别警惕，在游击队的支援下，就将黄文宗等6人活捉，送交闽中游击司令部审问。

1949年7月13日凌晨，国民党常太乡乡长王桂宗率莆田县马秉彝自卫队100多人，带着机枪等入侵下垞村，一进村就烧、杀、抢。而早有戒备的下垞村群众，却潜入深山密林。当自卫队进村，枪声阵阵，大烧大抢时，群众一面飞报驻在澳柄岭头的游击队，一面以鸟枪和鞭炮呐喊助威。我游击队在张坤带领下，20人如龙似虎，冲进自卫队架在路口的机枪队，冲进在进行烧抢的自卫队队伍中。自卫队这时四散在各村落，没有战斗力，被我游击队各个追杀，仓惶从两路逃窜。在逃窜中，一路从九华山面的过山口跑，一路从常太的刘坑路跑，两路自己打自己，狗咬狗打一阵子。整个战斗只2个小时，我游击队20人，战胜国民党自卫队100多人，打死自卫队3人，伤自卫队不少，缴获步枪5支、手枪一支。

当时下垞村被国民党自卫队烧去枫顶、半山、西安、三座厝等民房100余间，抢去衣服、首饰等不计其数，被打死群众叶玉琳1人。群众经过这一斗争，更为觉悟，即于7月17日，地下游击队张坤、张凤等，由群众叶辉带路，攻入国民党常太乡公所（设在南丰），并将在下垞活捉的黄文宗、温启明枪决在乡公所。进攻乡公所时，俘虏乡警4人，当场杀掉2人，缴步枪6支、手枪2支，没收乡公所财物等。当时驻在荔城的国民党军队，闻讯开到龙桥地方，但怕我埋伏不敢追击，这样下垞的前沿也变成后方，下垞也从此解放，住在深山密林里的群众，也纷纷搬回家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现

在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

1945年3月夜袭小乌丘屿

刘 淳 生

1945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美合作所东南训练班（简称东南班，设在建瓯东峰）副主任兼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技训班，附设在东南班内）副主任林超少将的直接策划和美方人员的配合下，我成功地指挥了对位于莆田县湄洲湾外的日占岛小乌丘屿的夜袭。现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

1944年，我离开国民党莆田县警察局，前往东南班投奔林超。因有师生之谊，他极表欢迎，并聘我为警政系中校教官。不及1月，他派我往闽东一带海湾勘察“盟军登陆点”。不料刚到霞浦，即要我兼程赶回，我便回到了东峰。

我回到东峰的当天，林超即邀我共进晚餐，并说，前几天，他到建阳东南办事处接受任务。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对他说，接到戴笠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梅乐斯海军准将下达通知：美国海军因军事需要，急须摸清中国东南沿海的气象情况。据悉最完整的气象记录资料存在日占岛乌丘屿的灯塔内。军统局本部决定由林超少将设法夺取这些资料。由于事关战略急需，且对国际合作影响重大，须尽快完成任务。林超又说，“他这几天一直在打听乌丘屿的情况，因在美国海军军用地图上，只在湄洲湾外的海面上标着两个小黑点，其他什么都没查到。你在莆田当过两年多察警局长，所以把你找回来。我想只有你能帮我的忙了，你看怎样？”我想，这恰是个为抗日救国做

点实际工作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了任务。

此后3天，我忙于和林超、美方顾问、东南班及技训班顾问张驰等有关人员商讨策略，交换意见。经林超请示东南办事处，并取得美方顾问司华兹少校同意后，决定了一个工作方案，其内容是：一、即日成立“奇袭乌丘屿突击队”，归中校教官兼突击队指导的刘浑生领导；二、武器、器材、机械的使用和维用训练由美方派两名军官负责；三、突击队下分侦察组和行动队，前者由技训班第一突击营的10名具有侦察技能的莆仙籍学生组成，随刘浑生先期出发；后者由第一、第二突击营中挑选善于水战的150—200名学生组成，编为一个中队，施以各种技术训练，随时待命出发。

我和10名学生，便以请假回乡过年和搬取家眷为由，于1945年2月1日（农历除夕前一天）起程赶赴莆田。

到达莆田后，10名学生均身着便衣，按预定计划回到自己家中，白天以走亲串戚为名暗行侦察，晚上则到我寓所汇报活动情况。如此几天，即获知乌丘屿的大致轮廓，弄清了大、小丘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所在海水深度、潮汐流向、落差及屿上建筑物外观等一般情况。但只知道这些还不能据以捕捉战机，必须打入敌岛侦察，以彻底弄清敌情。为此，除需2名学生担任我的交通和助手外，将其余学生每2人为一组，分驻三江口、埭头、忠门、莆禧4个点活动，要他们设法混入渔民中出海捕鱼或下海走私，以接近大、小丘屿。为便于指挥，我佯作到平海乡作客，住在一间教堂里。

在三江口方面侦察的叶、陈两位学生，在涵江结识了一个妓女，获知她曾与大丘屿伪“福建和平救国军”大队长张秀宝（惠安人）姘识，便许以重金，邀其合伙下海走私：由三江口偷运粮、酒及肉、禽、蛋品至乌丘屿，换取鱼干、鸦片、布匹等运回

陆地贩卖，获利3人均分；资金、船只、内陆采购及出口手续的办理等由叶、陈负责；海上进口与贩卖由她负责。因条件优惠，她欣然应允。第一航到达大丘屿后，被哨兵扣留，她便要求面见张秀宝。张秀宝检查船货后，又盘问叶、陈所言与她相同，遂深信不疑。自此以后，叶、陈便以资金充足，扩大经营为借口，每隔3—5天就航走一次。叶、陈行动如此自由，不消多久，便与伪军混熟了，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由日军驻守小丘屿的情况。

叶、陈还认识了一个专给日军作翻译的汉奸，送了他一份厚礼，要他设法介绍他们与小丘屿的日军做买卖，约明事成之后给予厚谢。那个汉奸见有利可图，便应允效力。经他介绍，日军答应叶、陈来航，并知道日军很喜欢兴化米粉和莆田荔枝酒，约明只能靠船在码头交易，不准登岸。小丘屿只有一处设有靠船码头，其余各处都是奇岩怪石，不能靠泊；码头上设了一个哨所，日夜均有日军哨兵把守。于是叶、陈得以靠船小丘屿，并从买卖中认识了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此人原籍莆田望江，自幼被雇到小丘屿与一个看灯塔的俄人作伴；后日军占领该屿，俄人逃跑，他被日军留下来挑水做饭，久之能通日语。叶、陈来屿做买卖，日军便叫他当临时翻译。由于叶、陈有意拉拢，双方很快成了朋友。他说日本人不许他离岛一步，最近这两年也只许他住在大丘屿的老婆每星期来这里住一晚。得知这个情况，叶、陈即乘航走大丘屿之机，多次送东西给他老婆，联络了感情。从这位“望江嫂”那儿打听到小丘屿的许多内部情况。

侦察工作进行期间，我与林超之间的单线通讯无一日中断。一个月后，我给林超写了一份“已接近目标”的详细报告，其内容包括下述各点：

一、大、小丘屿的地理位置：位于莆田县属的湄洲湾外的海面上，距平海乡海岸约15海里。

二、大、小丘屿的地形地貌及建筑物情况：大丘屿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小丘屿比大丘屿更小，不过是露出海面的一堆礁石，海拔高度约100多米。礁石之上原是乱石堆，后被铺成平地，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平地之上矗立着一座约10余米高的用石料砌成的灯塔。平地周围是一道高约4米多，宽1.5米的围墙，面对大丘屿方向留有一扇铁门，日夜关闭，并有警犬守护。从铁门到码头水边有一条几百级的石阶路，是小丘屿对外的唯一通道。除日军官兵上下岗及搬运从大丘屿运来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定期补充的燃料外，平时绝少行人。顺着正对灯塔的围墙根盖了一座5间房子，这是日军官兵的住地，电台和储存室也设在这里。灯塔分为3层，底层有一房一厅，房就是那位“望江人”的宿舍，厅则是日军的厨房和进餐处；中层是灯塔管理人员的工作室，室内除气象测候设备外，还存放着许多记录本，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气象资料，室外悬着能自动明灭的讯号灯；顶层置有风向标、望远镜等设备，还架着一门能作360度旋转的勃郎宁机关炮。灯塔底层下面是个天然洞穴，洞底有一眼清泉，建有提水设备，此水除供驻守人员饮用外，还可供应过往的日海军舰艇对用水的紧急之需。洞内还储存着几百桶汽油，是为舰艇紧急加油准备的。这些情况说明，小丘屿灯塔的作用不仅限于海上导航，还是日本海军在福建的一个补给站，即使不为夺取资料，也有必要摧毁它。

三、大、小丘屿的敌军兵力：大丘屿由张秀宝大队驻守，约有人枪200余支，大小船只10余艘，该大队名义上受驻在南竿塘的伪“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指挥，实际上受驻小丘屿的日军小分队指挥。小丘屿上的日军分队原有30余人，1943年后被不断抽走，现只有10余人。其中军官、军曹各1人，其余大约1个班，分任放哨、驾船等勤务。电台设有台长和电讯

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共5男1女。测候工作和讯号灯管理由电台人员兼任。

四、根据已知敌情，建议采取突击行动。不论智取、力取，都要由1支人员精悍勇敢、能作水陆之战的行动队来完成，这支队伍须立即带足器材，移来平海训练，以熟悉水战环境。

林超收到我的报告后，立即派遣以罗中中校为队长和一个姓李上尉为副队长的1支由180名受过基础训练的学员组成的突击队来莆田，美国教官富勒海军上尉、礼本各中尉和3名美军机械军士及1名叫李保罗的翻译随行。他们以演习为名，经南平、闽清、永泰抵达莆田城内梅峰寺安营。罗中按林超命令，一到达即向我报到，我也向他们通报了敌情。此后在梅峰寺开了几次秘密会议，讨论了两个方案。经林超批准的方案：选择适宜天气登陆突袭。届时兵分两路，一路偷渡到小丘屿的正面消灭码头上的哨兵，随即向大丘屿方面警戒并发出信号。另一路偷渡到背面，将船停靠在离岸最近的地方，徒步到围墙下，爬上围墙，潜伏在房屋顶上，听到码头上的信号声，即同时投弹，要先炸死警犬和炸毁电台，然后直闯灯塔，护住二楼的目的物并直上顶层夺取机关炮，随即向大丘屿开火，不让伪军来援。目的物到手后，即破坏油库，然后冲出铁门，直下码头，上船离去。

方案既定，就须先备好船只。我们以扩大走私为由，通过叶、陈那条“走私船”上的艄公，不惜代价租到了5条船并雇用了船上的艄公，继而在船内装上美军教官带来的马达，挑选50名体格强壮、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让他们换上便衣，下船出海训练。

1945年3月某日，根据气象预测报告，次晨海上将起大雾，我们即决定于日晚间退潮时出海袭敌，得手之后乘满潮在大雾掩护下返航。夜8时，5条船从平海岸边出发了。突击队员扮成